



1949 — 1979

甘肃短篇小说选

甘肃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协甘肃分会 编

《甘肃文艺》月刊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插页1 印张19.875 字数460,000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85

书号：10096·183 定价：1.70元

出版说明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起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冲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砸烂了他们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面战斗的大好形势下，在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甘肃文艺》月刊社和本社编辑部分别选编了三十年来我省比较优秀的短篇文艺作品，集成《甘肃短篇小说选》、《甘肃散文选》、《甘肃诗歌选》、《甘肃小剧选》、《甘肃儿童文学选》、《甘肃歌曲选》等六本选集。这六本选集编入的数百篇作品，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我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新风貌、新人物。特别是以反映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为题材的一批作品，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了广大人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而进行的不屈的斗争，展现了他们解放思想，决心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英雄气概。六本选集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这些作品的作者，有我省知名的作家，也有

一大批初露才华的新手。六本选集是我省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小结，必将促进我省文艺创作不断繁荣和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很多好的作品未能一一选入；入选的作品，也不尽是我省最优秀的作品。在编选工作中，广大作者提供作品，提出建议，给了编辑工作很大支持。有些同志为选集的辑成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们谨表感谢。由于时间紧迫，资料缺乏，编辑工作难免会有缺点、疏漏，希望读者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桑金兰错	赵燕翼 (1)
银杏海棠花	徐刚 (16)
荷包记	郑重 (39)
火烧林家寨	张承智 (61)
松涛	孙家玉 (82)
小城忆旧	滕鸿涛 (104)
金莲花	曹杰 (114)
闷杆杆前传	何嶽 (125)
醉瓜王	金吉泰 (153)
夜宿落凤寨	徐绍武 (170)
回声	高天白 (187)
兰雨	路野 (199)
路程	清波 (214)
果园里	王家大 (234)
画里的故事	曹仲高 (250)
山东姑娘	李禾 (266)
补充材料	杨忠 (279)
杨家虎子	芦振国 (290)
马野班长	万一 (303)
女儿	朱光亚 (313)
老朱进山	潘竞万 (325)

配角·····	黄 英(339)
婆媳之间·····	张克杰(354)
翅膀·····	刘 玉(370)
“三铁队长”和他的亲家·····	刘效友(385)
黑旦歇班·····	蔡其康(392)
特别试验田·····	李益裕(399)
新班长·····	余振东(417)
采棉时节·····	何生祖(433)
翠霞·····	王秉才(449)
白雪·····	王萌鲜(458)
妈妈的眼泪·····	曹永安(483)
一篇未完的小说·····	田 瞳(494)
胜利的时刻·····	张 锐(507)
心扉·····	刘晓冬(522)
爸爸的无形臂膀·····	鲍振川(528)
鱼竿·····	景 风(537)
演员日记·····	陆 新、李胜果(556)
悔·····	刘芳森(580)
最新最美的画·····	尕藏才旦(602)
春夜·····	浩 岭(616)

桑 金 兰 错

赵 燕 翼

千里河西走廊，沿着祁连山一带，尽有许多水足草丰的高山牧场。一到夏季，鞭麻花开了，满沟满坡，一片金黄。这时节，从帐篷里跑出来的小娃娃们，在那绒毡般绵软的绿草滩上，蹦跳玩耍。尖嗓门唧唧喳喳象野雀子叫，唱着一首年年要唱的童谣，

搓、搓、搓绳绳，
黑绳绳，
白绳绳，
花花绳绳长绳绳，
搓下绳绳干啥哩？
套牛哩，
绑牛哩，
“端阳”过了剪毛哩！

磨、磨、磨剪刀，
长剪刀，
宽剪刀，

韭菜剪刀大剪刀，
磨快剪刀干啥哩？
不剪裤，
不裁衣，
“端阳”过了剪毛哩！

一听到这活泼的歌声，就知道该是牧区收获牛毛的时节了。

开剪前两日，白云牧场的全体劳动成员，挤在场部办公处的小院子里开会。会场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笑语，好热烈！他们在选拔英雄好汉，组织剪毛突击队哩。

最先被提出的一些人物，不用说，都是全场有威望的干家，使剪刀的好把式，打撒绳的能手，还有那摔牛绑牛的大力士和女英雄……他们的名字，被响亮的声音唱出来，又被掌声和叫好声淹没。最后，全体举手，通过，郑重地写入剪毛突击队队员名单。这不是普通的名单，这应该叫做“英雄榜”，谁的名字一经排列上去，谁就增添了莫大光彩。

突击队原定二十人。当名单上已经有了十五六个英雄的名字以后，会场的气氛，渐渐冷静下来。因为拔尖儿的第一流人物，似乎一鼓气被提完了，下缺的四、五名，需要在一般劳动力中衡量、比较，仔细地来选择。正当会场转入沉静，大家都在心里酝酿考虑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地从人堆里站立起来，人们看时，原来是老牧人索南。这位五十二岁的老头，在日常生活里，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但每当在群众集会上，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意见。他要发言的时候，照例是郑重其事地站起来，态度不慌不忙，语句有板有眼；再加上那总是捏着一只旱烟锅子的手，比比划划，打出各种手势，很有一种老雄

辩家的风度。他一张口，会场听众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

“乡亲们！”老牧人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我们的劳动突击队，已经选拔出十六位英雄了。不用说，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软肋巴狗熊！可是，难道我们白云牧场，就再也没有称得上英雄的人物了吗？大家为什么忽然变成断了弦的龙头琴——弹不响了呢？马里头挑马，也没有一般般高的。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个长短呢。乡亲们，我来提一个人吧，提出来大家考虑一下。这就是，嗯……我们的桑金兰错同志！……”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姑娘们用长袖子掩住口笑。小伙子们挤眉弄眼伸舌头。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也忍不住乐了。嘻嘻！索南阿伯真是有趣的老头子！要知道，这桑金兰错，对老牧人索南说来，不是别人啊，她是他的儿媳妇！而且，过门不几天，还是一位新娘子呢。听他称呼得多妙：“桑金兰错同志！”哦，世界上竟有这么有趣的老阿公！……

会场上，到处发出哧哧的笑声，闪着揶揄嘲弄的眼睛，竟把一个老雄辩家，窘得满脸通红。但他干咳了几声，勉强镇静着自己，又接着说道：

“乡亲们！哦，哦……我要提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刚到咱们牧场不久，也许很多乡亲还不认识她。哦，让我介绍一下：那板凳上坐着的，就是她——我们的新场员、共青团员桑金兰错同志！”老牧人说着，用烟锅头朝南屋廊檐下一指。

人们顺着索南阿伯指点的方向望过去，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一个青年女子。她穿一领颜色新艳的紫缎长袍，系着条绿绸腰带。那袍边、袖口，都压镶着二寸多宽的滚花锦边。她的脸庞是蛋形的，皮肤微黑而细润。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她那红润的嘴唇，好象两片带露的花瓣；微凹的嘴角边，

隐约挂着一丝儿笑意。她有一头乌黑光洁的长发，梳成了几十条细碎均匀的小发辫；发辫分披两肩，束起来套入背后的辫套中。耳边拖垂着两串长长的耳坠，颈项上围着一圈用彩珠银牌联缀而成的项串。身材苗条，神态沉静，给人的整个印象是端庄而美丽的。但是，在她身上，总觉还缺少了一点儿什么。哦，是了，她虽是草原上的藏族女儿，却没有那种粗犷、洒脱的气质。看起来，未免太文雅、太秀气了。

当然，看来桑金兰错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姑娘。可是，如果把这样一位娇艳鲜嫩如一朵花似的女人，贸然投置于龙腾虎跃的斗牛场中，未免有点儿粗暴鲁莽吧！人们心里有些犹豫和担心。

这时候，会场主持人君尼场长，大有深意地笑着，向大家高声招呼道：

“喂！同志们，请把你们的眼光，暂时从正南方移开一点。关于新娘子，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细地看。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讨论正事。大家对桑金兰错同志参加突击队的问题，有什么意见？谁来发言？”

第二生产小队队长松巴柴让，咳嗽了两声，说话了。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强壮汉子。他的体格，象一头公牛似的强悍，是被写入突击队名单上的第二位人物。他说话的时候，头仰得高高的，眼睛不望任何人。仿佛他是向那高远的蓝天在发表他的议论。

“……要叫我说嘛，咱们的突击队，不一定非选够二十个人不可，”松巴队长用粗哑的声调说。“选拔突击队，那是为了突击干活，并不是虚摆阵势。没有二十个，我们就用十八个。没有十八个，就用十六个也行嘛，何必勉强凑数呢？要叫我说嘛，突击队已经选上三位女同志了，再多就怕影响突击工作。妇女的生理特点，我们得照顾。对新媳妇我们更需要照顾。要叫我说嘛，我就是这个意

见！”

松巴柴让说完之后，君尼场长征询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看法。另一个小伙子眨巴了几下眼睛，说：“还是让索南阿伯详细谈谈吧。既然他提出了桑金兰错同志，不会没有充足理由的。”

索南阿伯高大的身影，又从人堆里巍然立起。先前谈到儿媳妇时的那种忸怩表情，已经没有了。他又恢复了一个老雄辩家的势派。他用一种捍卫真理的庄严神态，重申他的意见。他首先表白，他提名桑金兰错同志参加突击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儿媳妇；他所以要提她，是由于他觉得对方是一个可以培养的青年人……

“……乡亲们！”老牧人说，“我们老喊叫自己的技术力量太弱，难道会从半天空里掉下一批技术人材吗？我们不来培养我们的年青人，当我们这一辈有技术的人老死之后，我们的后代儿孙，就不生活了吗？松巴队长！你的意见我要反对，你太骄傲了！好象只有你一般的人，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才配在斗牛场里卖弄英雄；索南老头子，桑金兰错小姑娘，最好都不要沾边儿，免得拉了英雄们的后腿……你的意思，难道不是这样吗？”

松巴柴让望着老牧人炯炯逼人的目光，苦笑了一下，说：“阿伯！您……”

“不是我故意揭你的疮疤，老实说，你高傲的眼睛，就是有点轻视妇女！‘照顾妇女的生理特点’，我不反对；就是不要口里说是‘照顾’，心里却是‘轻视’。我们从千百年繁重的劳动中滚过来的妇女，不会是不能干活、只想坐在帐篷里吃现成糌粑的吧？”

老牧人讲到这里，忽然转过脸去，向坐在南廊檐下的儿媳妇问道：

“桑金兰错同志！你是牧民的女儿，你还是一个共青团员，

请你说说吧，你参加咱们的剪毛突击队，好吗？”

会场上人们的眼睛，立刻又向桑金兰错身上射来。姑娘的脸庞上，不觉飞起一抹红晕。她有些难为情地微笑着，慢慢低下头去。人们只听到她用低低的但是非常清晰的声音说道：“哑！”

这一个简单而又谦逊的“哑”字，在藏语中包含着“是的”、“好”、“对呵”这样的意思；这一个“哑”字，此刻从桑金兰错的口里吐露出来，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她的态度——她，赞同阿公的意见！

会场上的群众，不约而同，热烈地鼓起掌来……

欢乐的端阳佳节度过之后，白云牧场在农历五月初六，正式开剪收获牛毛了。

由群众民主鉴定选拔的二十名劳动突击队队员，按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分成两个组。老牧人索南被划分在第一组，组长是副场长贡博太。新娘子桑金兰错在第二组，组长就是第二生产小队队长松巴柴让。全队共四位女同志，平均分派在两个组里。各组成员阵容，看起来确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他们互下了挑战书，摩拳擦掌，决心在突击战役中，争个胜负！

这天早晨，桑金兰错最早赶到剪毛圈场。她做新娘时穿着的新艳袍服和那些佩饰，完全解除了。现在，她上身换了一件没有着色的羊毛粗褐衫，腿上是旧蓝布裤子。新牛皮靴子脱下了，赤着一双淡褐色的光脚板。原来分披在满头几十条美丽的细辫子，现在总起来编做两条粗发辫挽在脑后。这一身装扮，虽然仍不能改变她那沉静秀雅的风度，但比起昨天给人的印象，却显得精干利索得多了。在她的腰际，还挎了一只羊毛线织成的方形的口袋，人们都不知道这是派什么用场的。

她一到剪毛圈场，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嘴角上总挂着那么一丝儿憨憨的笑意，只顾忙着帮助老炊事员架火、背水、烧茶、洗碗盏……直到全队人员陆续到齐才罢手。

剪毛圈场的一角，煨着三大堆牛粪火。头一堆火上烧着一锅酩茶，第二堆火上煨着一锅热水，第三堆火烧起五六条铁火印子。陆续走来的突击队队员们，有的盛上滚烫的酩茶，兑上牛奶，坐在地上噍噍地喝；有的蹲在烧印子的牛粪火堆旁边，亮出考究的镶银包头、玛瑙嘴子的旱烟袋，喷云吐雾，抽着烈性的烟叶子，一面不分男女，互相开着粗野的玩笑。桑金兰错只是远远地站着，偶尔用褐衫的长袖掩住口微微笑着。

一群牦牛赶进圈场了。那长毛披散、象狮子一般威猛的大牛，一个个瞪起凶狠的眼睛望望圈场上的人们，鼻子里发出“哼！哼！”的沉闷的声音，仿佛向人们提出警告：“哼，哼！别动我！不然，我将用大弯角挑破你们的肚皮子！哼！……”

开始工作了。第二小组的组长松巴柴让大吼大叫，发布了他的战斗号令。全组八个组员的工作任务，都一气分派完了。最后，只剩下桑金兰错一个人。组长忧郁地打量了这位女战斗员一眼，心里暗暗说：“咳，索南阿伯还尽为他的儿媳妇吹牛呢！瞧瞧她这娇嫩样儿，别让老公牛一蹄子踩扁了！——真可怜！该派给她什么工作呢？”

“喂，桑金兰错阿姐！”组长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亲切一些，说，“要叫我嘛，你就帮忙和我捉牛吧。咱们两个这样配合：我专来打撒绳，你专管整理撒绳。要叫我嘛，这也很简单，我一盘撒绳打出去以后，你赶快把第二条盘好的撒绳递给我——瞧，撒绳的环扣盘这么大刚合适，懂了吧？”

“哑！”桑金兰错仍用那低声但很清晰的一个字回答。

劳动场面一展开，用土墙围起的宽阔圈场里，立刻充满了雷奔电驰的紧张气氛。牦牛群在撒绳的驱赶下，一阵阵满场狂奔。铁蹄踏地，发出滚雷一般的声音。撒绳手看准一头牛，将提在右手的绳环，猛力抛出去，环扣在半空里悬着的一瞬间，狂奔的牛一下子把头闯了进去。撒绳手双手扯住这面的绳头，用劲一勒，活扣的绳环，紧紧地勒紧了牛脖项。于是，另一个擒牛的大力士扑上去，右手抓住牛角，左手扳住牛下巴颏，使劲想拧倒那头牛。被擒的牛呢，当然不甘乖乖地躺下去。这样，牛和人便都使尽平生之力挣扎搏斗了；如果人占得了上风，就会把牛一个扁跣放翻。接着另一个人也来帮忙，按照一定的方式，将牛的四只蹄子绑住，下一步，就该剪刀手来施展本领了。剪刀手握着重尺来长的宽股剪刀，那剪把上，为了不磨手，都缠着厚厚的羊毛。轧动起来，“卡嚓！卡嚓！”一片声响，犹如风卷残云，一阵子就把牛身上的长毛扫光了。之后，烙好火印，打上防疫针，解开绳索，那被扫光了一身长毛的牛，已经大大地失去了威猛的气概，翻起身来，认输似的抖抖沾满遍身的粪渣子，跑向群里去了。不过，如果遇到一头很难制服的凶恶家伙，那强劲的脖项，也会把扯撒绳的人拉倒地上，摔个嘴啃泥。甚至会把企图拧翻它的大力士踩到蹄子下。遇到这一类劲敌，往往增添五、六个小伙子，折腾上老半天，摔跤摔得鼻青脸肿，沾上一身烂泥稀粪。嘿呀！你只要看过这斗牛场面，什么搏虎驯狮一类的玩艺儿，也算不得惊险了！

桑金兰错仍然沉静地不讲一句话，嘴角上永远挂着那一丝儿憨憨的笑意。她的一双光脚板，轻捷地在剪毛场中走着；看到那头牛剪完了，就赶忙上去解下撒绳，然后非常熟练地一盘一盘盘好。一看见松巴组长打完撒绳回过头来的时候，她立刻就将理好的

另一盘绳子递送到组长的手里。虽然天气晴朗，但高原上差不多经常有风。刚从剪刀下剪下的牛毛，是由放忙假的小学生组织的捡毛小组专们收拾。但大风刮着，难免有一些捡拾不完的零星毛团，被吹散到满圈场。这也象抢收农田庄稼时掉下的颗粒穗头一样，人们常常是不当一回事的。桑金兰错在场子里走着的时候，却不住地弯下身去，将那些碎毛顺手拣拾起来，塞进斜挎在她腰际的口袋里。在异常忙乱紧张的劳动中，人们再也没有闲情专门注意这位新娘子的行动了。唯有第一组剪刀手索南阿伯，常常在紧张挥剪的一刻余暇中，远远地望一望自己的儿媳妇。当他看见桑金兰错捡拾满圈场的碎毛塞进口袋里的时候，不禁在心里暗暗赞叹道：“唔，她是一个节俭而又手勤的人！这些被风吹到满场子里的碎毛，很快就会被牛蹄子踩进泥浆粪片中了。她却知道收捡起来，就是搓些绳绳绑东西，也是有用的呀！是的，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唉！这会引起别人一种怎样的议论呢？人们也许要说，桑金兰错是个眼小的姑娘，个人利益抓得紧，趁集体收牛毛的时候，自己想搞点外快！……唉唉，这多不好呀！你不如不要拾那一点零零散散的屎渣毛了吧。在我们的家里，成捆的牛羊毛也不稀罕啊！……”老牧人真想走过去暗暗给儿媳妇吩咐一声，但碍着众人的面前，他不便这样做，只想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提醒她一下。

中午休息的时候，根据记工员的小结宣布：第二组比第一组少剪八头牛。松巴柴让气呼呼地把本组的组员批评了一顿，最后他说：

“……要叫我说嘛，我们不加油可真要输到底啦，以后干活儿，各人要负起个人的责任来（说到这里，他向桑金兰错扫了一眼），再别东抓西抓的了！要叫我说嘛，这真是倒了大霉！……”

也许是由于成绩落后而心慌了，松巴柴让在下午开始劳动的时候，他的撒绳大大失去了准头，常常接连三四绳都套不住一头牛。那干燥的毛绳，抛出去轻飘飘的，总是不按照他的意图套在牛头上。他越发暴躁起来。又一次放了空绳之后，他回身接过他的下手递来的绳盘，看也没有细看，就跺着一只脚大声说道：

“你把绳环盘大点好不好？我是怎样教你来的？要叫我说话，这真是……唉唉！”

他说着，气愤愤地把那盘绳子抖开了，自个儿又重新理起一个大绳环。正好一群牛从身边被赶过来，暴躁的撒绳手看准一头老骚牛，猛力打出一绳。这一下可打个正着。不过，由于绳环过大，老骚牛一下子连前半身窜了进去，这面绳头一扯，那活扣正好勒在骚牛的腰里。这一来可糟啦，那老骚牛疯狂地惊跳狂奔起来，将松巴组长带得摔了几个跟头。七八个小伙于一齐跑上来扯那条绳。牛腰里的劲可大得怕人！它三跳两纵，将那结实的合股毛绳一挣两截，断了！于是，这头凶猛的家伙，竟从六尺高的圈墙上跳了出去，以至把墙头踢垮了一个大豁口！它跳出圈墙，拖着半截绳子，飞一般向山沟里跑去了。组长只好吩咐人骑马去追赶。

这里，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松巴柴让，稍微歇缓了一下，便又转过身来，想拿绳子继续干。不料，他忽然发现桑金兰错不在他的身边。满场子扫了一眼，也看不见她。组长暴跳如雷地骂道：

“嗨嗨！这搞个啥名堂？要叫我说话，这简直是不负责任！……”

他正在生气，却看见他的下手甩着一双光脚板，飞快地从圈门外跑进来了。她手里提着四五盘撒绳，都在水沟里浸得湿漉漉的。她跑到组长跟前，很快理好了一条绳，递了过去。松巴柴让

接过这盘湿绳，心里的火气更大了：

“你简直是开玩笑，同志！要叫我说嘛，这绳子浸了水，滑溜溜的，该怎么扯得住？唉唉！简直把你没有办法子！——好啦，让我自个儿来，你去烙火印吧！”

“哑！”桑金兰脸上的微笑一下消失了。她照例低声地回答了一个字，便掉过头向烧着火印的火堆走去了。

这里，松巴柴让开始自理撒绳自捉牛。说也奇怪，这水浸过的毛绳，使起来倒很应手。五盘绳打完，竟套中了四头牛。松巴组长心里不由地纳闷起来：“咦，这可不是偶然的呀！也许这个丫头有点道理哩！”他试着又用那没有浸过水的干绳，结果抛出去却有点飘飘忽忽的，既抛不很远，也套不大准。他捉摸了一阵，终于弄明白了一些道理，心里有点后悔自己性子太急躁，刚才不该胡里胡涂将那姑娘训上一顿！既然已经宣布调换了她的工作，又不好立刻再把她叫回来。松巴组长带着深深的歉意，偷眼看那姑娘时，她正提溜着火印，一双光脚板轻捷地跑来跑去。嘴角上那一丝憨憨的笑意又恢复了。在烙完印子的空间，还是不住地随手拣拾碎毛，塞进她腰里的口袋中去。松巴柴让看着，不禁从心底深处对这位年青的姑娘，产生了一种友好亲切的情感：“唔，要叫我说嘛，她是一个好人！……”

当天傍晚收工的时候，第二组的工作成绩已经赶上第一组，还稍微超过了一点。但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松巴组长心里总感到不大痛快。他不耐烦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便拖着疲劳不堪的步子回家去了。当他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忽然发现烟袋忘在圈场上了。他烦躁地咒骂了自己一句，只好趑转身去取。这时候，全体突击队队员和做零活的人们都已经走完了，圈场上只有保管员在整理牛毛。松巴柴让刚走近圈墙门口时，不觉一楞，站住了。他